

深夜離騷考



周冠汝

接案寫手。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、心理系雙主修畢業。

阿爹失業的夜裡，就愛往碧潭跑。先在燒烤攤吃上一串七里香，接著點起菸、借個火，香煙越濃，人氣越旺；尬完火，就去東岸釣魚。火裡來，水裡去，煙圈緩緩上升，好似一切煩惱都能上達天聽，神明的應答自會咬餌待起。

烏鰂、草魚、大頭鰱都是神福化仙，魚大就是聖筊，魚小就扔回潭裡消災解厄，偶爾會有野貓來襲，半大不小的笑杯全被一網打盡。多虧溪潭的恩澤，失意的人貓都還有一口飯吃。

或許每個失意的人都需要一片水域。有人需要許願噴泉；有人需要水族箱；而我需要活生生的川海。碧潭對過去的我來說，太過微美脆弱，總是伴隨狂風吹不散的輸家印象。每當聽到有人揚言「要去跳碧潭」，心底就會浮現「又一位屈原」的嘀咕。

「屈原投江在碧潭」是幼年時的美麗誤會。可能是端午節看了龍舟賽，就真以為是要把魚嚇跑，想把粽子丟進河裡餵魚又會被訓斥。稍大一點知道楚國偏南，又更篤定汨羅江就是碧潭的古稱。直到上了學，才發現上當。羞愧之虞，又把愚昧怪罪到山水上。欺騙我的一定是和美山連綿的山壁，沒有

詩人的加持，怎麼能不被溪水侵蝕？

要想不被山壁、吊橋迷惑，只有等午夜熄燈。最好也別開手機。

我和阿爹沒什麼交集，最初的話題就是寶可夢。聽說風景區稀有精靈奇多，無職的老幼兩魯就在夜間前往碧潭。沒想到一開手機，潭面上出現的盡是鯉魚王。雖說名裡帶王，但此魚豈止非王，還是寶可夢界能力值極低的魯蛇。高貴的稀有種都隨著人潮，聚集到上頭的雅座去了。

踏破河岸，我沒有成為寶可夢大師，只得到鯉魚王獎章，或許再努力一下，集滿百來隻鯉魚王，我也能進化成暴鯉龍，飛黃騰達。

阿爹一直在等他的河龍王。據說有人潛水到潭底，看見山壁下好大一個洞窟，裡面蟠踞著肥碩似龍的鱸鰻。即使是一日釣客，沒有人不對大魚動心的。為了中頭彩的那一天，積陰德成為例行公事，而公事辦久了，懊惱鬱忿又給掐了出來。於是釣到小魚，他便邊笑邊吼：「回家叫你爺爺出來！」然後才擲筊般撲通將小魚投入潭中。好似只要傳說還在，浪費多少餌料都無所謂。這大尾鱸鰻，沒想到就是碧潭的守護者。

年初碧潭表演水舞的時候，我一直在想，那些噴出的水柱會不會震暈某些魚？斑斕的彩燈會不會又讓角鴞誤飛進東岸商家？夜幕下，大尾鱸鰻是不是乘著水柱騰空而起了？我沒有屈原的憂國憂民，有的只是杞人憂天。

坐進燒烤攤裡面的凳子，可以看見老闆翻烤著肉串和麻糬，還有攤位前拿著托盤點餐的客人。油煙之味，食肆之香，看似一線之隔，實質密不可分。若不是身體無法承受，這一定會是我的深夜食堂。多年以前，媽還會和我分享一份蚵嗲。那個味道我早就忘了。還記得的是，玩推珠遊戲贏得的蘆筍汁，奇特的味道融進風裡，儘管遊戲攤販早被趕光了，靠近河邊，我還是能聞到蘆筍汁的滋味。

碧潭好像一座大廟，要靠近神座就得走過層層階梯，然而廟得向上爬，水脈則是向下切。好幾次膝蓋受傷，我還是一格一格走下樓梯，謁見溪水和山壁。不需祈求，無須讚美，面對靜謐的碧潭，唯有自省能在山水間投影出苦惱消融的可能。

阿爹說，我「謁見」碧潭的方式錯了，既然有吊橋，那吊橋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從前有個少年，從橋上縱身一跳，把肉身當筊杯拋擲出去，落進新店溪裡，他毫髮無傷上岸，沒有激起任何關心，也不知道這是不是聖筊，

少年又若無其事地繼續過生活。我認識這名少年，他後來長成一名老菸槍，水裡重生，又往火裡奔，拯救他的是水脈沒錯，那年頭的潭面，離吊橋更近。

評審評語

碧潭幾乎是許多人都曾到此一遊的知名觀光景點，但作者卻能跳脫刻板印象，寫出了一個充滿新意的碧潭，從划龍舟到屈原〈離騷〉的聯想，乃至栩栩如生的父親形象，將客觀的地景結合在地的人、事與情感，使得湖水不再只是一池湖水而已，它還承載了人們記憶中的美麗與哀愁，從而有了無窮的生命。

——郝譽翔

得獎感言

原本想寫的是「深夜裡燒烤」，沒想到後來寫成「深夜離騷考」。如果沒有經歷漫長的失敗，我大概不會有時間好好觀察自己生長的地方，反省與土地的連結和我關係。情感最濃烈的地方總是愛恨交雜。恨無法離開它，同時也愛它陪伴自己的時間。謝謝造化讓我體會碧潭的另一面，也謝謝家人和許多朋友。突然覺得，隨意走走晃晃，不要帶手機，人生似乎又回到自己手上了。